

## 浅论唐詩中之蟋蟀意象与诗人悲秋之歌吟

Soen Ailing (孙爱玲)  
Email: ailingsoen@yahoo.com.sg

### 摘要

本文论述唐诗中之蟋蟀意象以及诗人悲秋之歌吟，从三千唐诗中甄选出两百多首具有“蟋蟀”、“促织”、“蛩”意象的诗，从中再甄选出凸显歌吟悲秋情怀的 61 首，发现臻于成熟定型的唐詩蟋蟀詩或敘事，或抒情，或寫實，或諷諭，其意象均蕴含了悲秋文化，反映了近三個世紀唐朝複雜的國勢、國情以及生活在這複雜客觀條件下詩人的複雜心態。蟋蟀詩的格調傾向于黯淡低沉，婉约表現主體内心较为隱蔽的一面，透射了极其深邃的文化信息，反映仕途不遇的困擾和挫折，概括了歷史人生之悲歡離合与俯仰浮沉等深沉的本質。诗歌把社會悲情与個人悲情、生活實況与精神世界巧妙地融匯為一體，藝術地展現給後世，極其痛切、廣博、敏銳地體會人生、體恤民膜，表現了洞察世事的深度和力度，傳達了深厚的歷史感。全文共三章，第一章论述社会悲情，包括第一节论述窮厄不達、仕途不遇；第二节论貶謫生涯，第三节论战争徭役，第四节探索游子思乡与征夫思婦之辭。第二章从个人悲情论述悲秋意象之文化底蘊，思考与探讨生命的意义。第三章通过歌吟美学中的物件与处所以及蛩鸣声结束全文。

**关键词：**唐代蟋蟀诗、蟋蟀意象、悲秋歌吟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agery of crickets in Tang poetry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of sad autumn feelings conveyed by the poets. Out of about 3000 Tang poems,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poems that contains the imagery of crickets (including the nicknames "Cuzhi" which means "promoting weaving" and "Qiong" which has similar pronunciation with the word "poverty" in Mandarin), 61 of which further describes as well as convey sad autumn feelings. It is found that the poems, or narratives, or lyrics, or realism, or irony, which are in the mature stereotyp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et's sad autumn feelings that also are representative as a reflection on the

complex mentality of poets living under this complex and objective condition with regards to how complicated the national situation as well as conditions of the time ( within three centuries ). The style of the poems tends to be bleak and low, showing the more hidden side of the inner world of the subject, containing profound cultural information, reflecting the troubles, setbacks, joys and sorrows, and pitching of the creative subjects in the official career, summarizing some profound essences of historical life. In the song of sad autumn, the social sadness and personal sadness, life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are subtly integrated into one, artistically presented to future generations, extremely painful and profound, and profoundly understand life and compassion, showing the depth of insight into the world. The intensity conveys a profound sense of history.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social tragedies, including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ing the poor and unsuccessful careers. The second section touches on life of banishment (e.g. people who were exil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third section touches on military service during war time, the fourth section is the homesickness as well as expressions of husbands who were far away from home missing their wives.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personal sadness, including the first section touching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sad autumn" imagery, and the second section touching on thoughts about as well as explorations into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third chapter ends the paper through the aesthetics as well as object premises of the songs and poems involved.

keyword: cricket poetry, cricket imagery, sad autumn feelings

---

## 一 概 論

《全唐詩》中的蟋蟀詩或敘事，或抒情，或寫實，或諷諭，其各體包括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均已臻于成熟和定型，為宋詩宋詞中的相關作品提供了素養、奠定了基礎。蟋蟀意象反映了從公元 618 年到 907 年將近三個世紀中唐朝複雜的國勢、國情，以及生活在這複雜客觀條件下詩人複雜的心態。唐朝“貞觀之治”經歷了 23 年中國封建時代少有的“太平盛世”，此後又經歷了將近一百年的繁榮昌盛，國力強盛，民生穩定，政治清明，

對初唐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但蟋蟀詩卻沒有粉飾太平或歌功頌德的意象意境，相反，它們所表現的是“獨倚于荒庭古村”下“敗蟬殘蛩”<sup>1</sup> 似的詩人。

蟋蟀詩的格調傾向于黯淡低沉，常常表現主體心中比較隱蔽的層面，其意象組合常常蘊含深邃的文化信息，反映了創作主體的困擾、挫折、悲歡離合、俯仰浮沉等经历。在感性的敘事和抒情中往往概括歷史人生的某些深邃本質，因此在個人抒懷中不乏反思歷史和現實的高度，在悲秋的歌吟中把唐代詩人的社會悲情與個人悲情、生活實況與精神世界巧妙地融匯為一體，藝術地展現給後世，不但極痛切廣博敏銳地體會人生、體恤民膜，而且表現了洞察世事的深度和力度，傳達了極為深沉的歷史感。

## 二 社會悲情

### 2.1 窮厄不達、仕途不遇

自古悲搖落，誰人奈此何。夜蛩偏傍枕，寒鳥數移柯。

向老三年滴，當秋百感多。家貧唯好月，空愧子猷過。

《全唐詩》第 1486 頁，卷 147，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

從《詩經·七月》開始，蟋蟀意象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淒涼憂傷的形象出現在詩歌中，但那時的蟋蟀主要是秋季到來的標誌。雖然在“蟋蟀在堂”的吟唱中不免有悲悽之感，卻並未表達憂傷悽苦之情。而唐詩中的蟋蟀意象已經是宣洩情感的“物象標誌”，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唐代文人士子奔走浮沉于凶險叢生、阻隔重重的仕宦途中，心願難於實現的苦悶反映在蟋蟀詩中：“苔衣上閑階，蜻蛚（蟋蟀）催寒砧。立身計幾誤，道險無容針。”<sup>2</sup>

封建政治本身的局限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制約，使古代文人視達政濟世為人生正途，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濟蒼生、安社稷”。他們試圖通過讀書仕進躋身于上層統治階級之列，實現“至君堯舜、兼濟天下”的理想抱負，滿足對榮名勢位和富貴利祿的欲望。但在科舉取仕的羊腸小道中滾落下野的大量文士不僅懷才不遇，徬徨

<sup>1</sup> 《全唐詩》第 7234 頁，卷 626，陸龜蒙《早秋吳體寄襲美》：“荒庭古村只獨倚，敗蟬殘蛩苦相仍。”

<sup>2</sup> 《全唐詩》第 333 頁，卷 25，顧況，雜曲歌辭，《游子吟》

苦悶，甚至貧病交加<sup>3</sup>，每況愈下。這使大部分蟋蟀詩發出強烈的失志傷時的感傷情緒。例如：

寒蛩鳴不定，郭外水雲幽。南浦雁來日，北窗人臥秋。

病身多在遠，生計少於愁... ..

《全唐詩》第 5778 頁，卷 504，鄭巢《秋思》

林色樹還曛，何時得見君。獨居度永日，相去遠浮雲。

故疾隨秋至，離懷覺夜分。蛩聲非自苦，偏是旅人聞。

《全唐詩》第 6890 頁，卷 589，李頻《郊居寄友人》

科舉取士這種狹窄的單一的人生道路決定了很多詩人的悲劇命運：十年寒窗，未及一第；仕途失意，潦倒終身。因此，上焉者憂國憂民，卻壯志難酬，命運多舛；下焉者悲怨惆悵，浪跡江湖，羈旅飄零。蟋蟀詩意象中的失意、失落、困頓、窮厄、思鄉、羈旅、傷別、送遠、寒苦、愁怨等于是成了詩人的終身伴侶。與秋有關的秋風、秋蟀、秋聲、秋夜、秋雨、秋葉、秋山、秋草、秋水、秋雁等莫不納入蟋蟀詩意象之中。例如：

石徑松軒亦自由，漫隨浮世逐飄流。

驚駘路結前程恨，蟋蟀床生半夜秋。... ..

《全唐詩》第 7658 頁，卷 663，羅隱《感懷》

信斷關河遠，相思秋夜深。砌蛩聲咽咽，檐月影沉沉。

未遂青雲志，那堪素髮侵。吟余成不寐，砌曙四鄰砧。

《全唐詩》第 8595 頁，卷 747，李中《秋夕書事寄友人》

文人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特殊階層，他們在感情方面往往受到磨難，心靈受到戕害，在冷酷的現實面前自覺無助無力，而陷於困惑、苦悶、感傷。但是蟋蟀詩人（按指寫作蟋蟀詩的詩人，下同）反映的熱中仕宦、追逐功名、因人生易老而自策自勵、求立身、謀榮名等，表現了積極入世的精神狀態：“獨有江海心，悠悠未嘗倦。”<sup>4</sup> 他們徘徊在理想和現實的牢落之中，始終呼喚著正義、真情和善良，並沒有放棄理想而俯就現實的庸俗，並

<sup>3</sup> 見 本文第二章《個人悲情》第二節

<sup>4</sup> 《全唐詩》第 2197 頁，卷 211，高適《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見贈之作》

沒有放棄人生責任和精神追求。他們不是消極地悲嘆人生的不如意，而是交織著更強烈的信心，借助悲秋傳達對生命意識的探討和思考，表現對人生價值的執著追求：“方吟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何如？”<sup>5</sup>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寫道：“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追求和留戀。”<sup>6</sup> 如果詩人能夠做到忘情于世，庸庸碌碌，而不執意追求人生價值，那將是樂而不憂，無從產生秋悲情懷。<sup>7</sup>

愛國愛民、胸懷仁慈的偉大詩人杜甫真誠祝福友人“莫度清秋吟蟋蟀”，<sup>8</sup>這顯然折射了他自己“度清秋”而“吟蟋蟀”的實況，含蓄蘊藉地表現了詩人坎坷的人生旅途，意味何其深長。而“舍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sup>9</sup>表明詩人雖然飽盡創傷，但胸中的高遠志趣和遠大抱負絲毫沒有削減，建功立業、追求報國的心愿至死不渝。每處逆境，有志有抱負的士子就對秋格外關注，其實這是借自然之秋為中介，以詠嘆人生、故園、時代之秋為目的。因此悲秋不單單著眼于主體自身的生理年齡以及秋給予主體的物理感受，而是偏重事業、仕途、現實處境上的“年齡”和靈魂深處的審美感受。在中國古代，悲秋幾乎就是文士不遇的“同義詞”。錢鐘書曰：“他若…‘薄寒中人’、‘羈旅無友’、‘貧士失職’、……‘蟋蟀宵征’，凡與秋可相系著之物態人事，莫非‘蹙’而成‘悲’，紛至沓來，匯成一‘涂’，寫秋而悲即同氣一體。舉遠行、送歸、失職、羈旅者，以人當秋則感其事更深，亦人當其事，而悲秋逾甚。”<sup>10</sup>

蟋蟀詩一般性的特點和傾向是對世事變幻無常的感慨。從中國文學發展史來看，社會悲情的表達是涌動在當時文壇的一種潮流，顯示出深沉的歷史感以及大國民的滄桑感；這種社會悲情與個人悲情交融合一，使社會現實被納入到更豐厚的意識世界和視野當中，使相關意象融匯為一，貫穿了秋蟀詩的意境。“舉物志而覺哀怨之傷人，敘人事而見蕭條之感候。”<sup>11</sup> 蟋蟀詩的深邃意象往往是詩人由自然物候變化而感慨時光易逝，發抒功名未立的喟嘆：

<sup>5</sup> 《全唐詩》第 331 頁，卷 25，僧貫休《雜曲歌辭·輕薄篇二首之二》

<sup>6</sup> 《生命的感悟執著的追求》之《淺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現象》王世福、王曉玲。青海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第一期第 24 頁，1998。

<sup>7</sup> 見本文第二章《個人悲情》

<sup>8</sup> 《全唐詩》第 2544 頁，卷 231，杜甫《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sup>9</sup> 《全唐詩》第 2544 頁，卷 231，杜甫《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sup>10</sup> 錢鍾書，《管錘編》第二冊《一五·九辯（一）》，中華書局，1979，第 628 頁。

<sup>11</sup> 陸時雍《讀楚辭語》轉引自《生命的感悟執著的追求》之《淺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現象》王世福、王曉玲，青海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第一期 1998

功名未立誠非晚，骨肉分飛又入秋。  
枕上不堪殘夢斷，壁蛩窗月夜悠悠。

《全唐詩》第 8592 頁，卷 747，李中《秋夕書懷》

## 2.2 貶謫生涯

貶官制度是唐代政治文化生態的重要構成部分。文人窮厄不達、仕途不遇的情況之所產生，不止是因為科舉考試不第，更主要的還是遭遇貶謫的厄運。唐代文人大多數都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對政治有興趣，關心民生。然而白居易、王維、李白、杜甫、韓愈、孟郊、劉長卿、李中、張籍、羅隱、羅鄴、陸龜蒙等都經歷過貶謫生涯<sup>12</sup>。現實的政治環境極為惡劣，他們客觀上不得不逃避，主觀上卻往往無法決然割捨。這種矛盾衝突對身心的摧殘，是蟋蟀詩人飽受精神折磨的根源，也是蟋蟀詩所以感人心扉的內因所在。因此，唐代蟋蟀詩顯示出極有深度、力度、廣度的慨嘆，例如：

數畝池塘近杜陵，秋天寂寞夜云凝。  
芙蓉葉上三更雨，蟋蟀聲中一點燈。  
跡避險巇翻失路，心歸閑淡不因僧。  
既逢上國陳詩日，長守林泉亦未能。

《全唐詩》第 7007 頁，卷 601，李昌符《秋夜作》

貶則降秩，流為擯死，是行政降級的懲罰。流人則是刑法量罪的判決。當文人因稟性耿介，不肯苟合取容，堅持獨立人格而受貶謫迫害時，他們的政治前途相當渺茫。有的在壓抑憤懣中死于貶所，有的量移，有的重回朝廷，再度活躍于政治舞台。就結局而言，有的建功立業，光照史冊；有的吟詩作賦，永垂風流；有的不為人同情，而淪入被遺忘的角落。除了降職、貶逐前往荒遠之地外，不少貶官還經歷過囹圄之禍：“蟋蟀既將定，彌猴應正吟。……自古西南路，艱難直至今。”<sup>13</sup> 貶官制度損壞了唐代的政體，使邪者猖狂，

<sup>12</sup> 各人的具體貶謫情況和原因均不同，不在本文論及範圍內。

<sup>13</sup> 《全唐詩》第 7029 頁，卷 603，許棠《送（友）人游蜀》

正者無望；傷害了被貶文人自身，也傷害他們的家人，給他們的身心帶來嚴重的不幸。<sup>14</sup>

唐代雖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相對文明的朝代，給當時的士人造成很多理想化的幻覺，但終究擺脫不了封建專制的陰影。封建統治政治制度君主權利過於集中，傾向於排除異己，使之遭受貶謫，歷盡坎坷窮困。例如：

吾道在吾字，吾身寧陸沉。涼生中夜雨，病起故山心。

燭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何當遂歸去，一經入松林。

《全唐詩》第 8009 頁，卷 691，杜荀鶴《秋日懷九華舊居》

事實上，如此政體下的種種開明言論及措施只不過是對君王專制獨裁的補充。這裡隱藏著兩種深刻而嚴重的危機：一是體制內缺乏制約的力量，君主易因本人的喜怒好惡造成執法的錯誤。二是由於最高統治者的更替，前朝的開明舉措隨時可能被削弱甚至取消：

“歷代頻更主，盤空漸變龍。……嫩條懸野鼠，枯節叫秋蛩。”<sup>15</sup> 到了唐朝中後期，官場鬥爭愈為激烈，邪惡的一方編造謊言，加害于人，手段卑劣，用心歹毒。被誣陷的文人百口莫辯，往往留下歷史疑點。蟋蟀詩從一個側面暴露了這種專制主義的本質：“運否前政缺，群盜多蚊虻。”<sup>16</sup> 而且更表現出明顯的末世蒼涼氣息：

秋含砧杵搗斜陽，笛引西風顯氣涼。

薜荔惹煙籠蟋蟀，芰荷翻雨潑鴛鴦。

當年酒賤何妨醉，今日時難不易狂。

腸斷舊游從一別，潘安惆悵滿頭霜。

《全唐詩》第 8542 頁，卷 743，沈彬《秋日》

貶謫仕人由於遭受挫折，對宦海浮沉、世態炎涼的認識更為深刻，感受更為痛切，心

<sup>14</sup> 見本文《游子思鄉、征夫思婦之辭》一節。

<sup>15</sup> 《全唐詩》第 8158 頁，卷 702，張蠙《和友人許裳題宣平里古藤》

<sup>16</sup> 《全唐詩》第 8882 頁，卷 776，顏胄《適思》

態更為複雜。他們洞察世態人情，看穿人心險惡，深知伴君如伴虎、君臣之間的寵辱僅在朝暮：“位極君詔葬，勛高盈忠貞。寵終禁樵采，立嗣修墓塋。”<sup>17</sup> 他們的理想被現實擊碎，充滿釋禍防患的憂患，對宦游普遍感到失望與無奈。而封建專制的冷酷以及長期的世俗折磨常會軟化乃至消蝕他們原有的剛正之氣，使這些“蕭條對落暉”<sup>18</sup> 的“萬里窮秋客”<sup>19</sup>，不得不在“地遠蛩聲切，天長雁影稀”<sup>20</sup> 的氛圍背景中，卷藏起積極用世的抱負。

中國古代文仕一向遵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戒律。由於唐代佛學的影響，部分蟋蟀詩人在失意之後更表現出追求閑適的情懷。他們以懷古托物言志，自憐自惜，表達自身失意的感慨和超脫達觀的獨善精神。在那些懷古、別友、贈友以及表現離情別緒的蟋蟀詩中，明顯可以看出這種傾向。然而這一切實際上無法隱藏詩人心靈深處的無奈：“人在定中聞蟋蟀，……心憶懸帆身未遂”<sup>21</sup>，達觀只是一種抗拒無奈貶謫遭遇的心態。蟋蟀詩深深蘊含了悲愴、淒涼的文人氣質，積淀為民族的悲劇性文化心理。

縱觀唐代三百年歷史，大抵明暗相間，開明理智與專制暴行相伴而生，兩種勢力消長交替，最終釀成持久嚴重的社會大動亂，致使唐王朝完全崩潰。唐代文人便在這種境遇中生存。他們的進退出處及心路歷程為這種開明專制的本質寫下了注釋。從特定意義上說，蟋蟀詩的這一系列意象是唐代文人人格的一面鏡子，是唐人透視世界的一個視角，又是貶謫文人的自我表白，強烈表現了他們捨身報國、光明磊落、堅韌不拔、耿介高潔的志氣與中直弘毅的品節。他們的尊嚴和剛正不阿發為聲聲的不平之鳴，顯示出龐大的封建政體下人性良知如何受壓抑，被扭曲，消解于無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躍于民族的血脈中。故而蟋蟀詩成為中國古代文學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民族文化精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2.3 戰爭徭役

寥廓秋云薄，空庭月影微。樹寒棲鳥密，砌冷夜蛩稀。

<sup>17</sup> 《全唐詩》第 8882 頁，卷 776，顏胄《適思》

<sup>18</sup> 《全唐詩》第 5848 頁，卷 510，張祜《晚秋江上作》

<sup>19</sup> 《全唐詩》第 5848 頁，卷 510，張祜《晚秋江上作》

<sup>20</sup> 《全唐詩》第 5848 頁，卷 510，張祜《晚秋江上作》

<sup>21</sup> 《全唐詩》第 6736 頁，卷 574，賈島《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曉鼓軍容肅，疏鐘客夢歸。吟余何所憶，聖主尚宵衣。

《全唐詩》第 7442 頁，卷 645，李咸用《秋夕》

自古以來，戰爭徭役對民生導致的戕害是極為殘酷沉重的。有道是：“蟋蟀在吟競鳴機杼”<sup>22</sup>，“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sup>23</sup>。蟋蟀詩反映出唐朝國勢雖強，但藩鎮割據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宦官專權、長年戰事、賦斂日劇，嚴重毀壞了人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農業生產，導致民不聊生，無休止的戰爭徭役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熱之中，給民生帶來極端苦澀的惡果，使“秦谷入霜空有夢，越山無計可歸耕”<sup>24</sup>。

蟋蟀詩的悲秋意象離不開戰爭徭役<sup>25</sup>，而戰爭徭役又帶來了征夫思婦的離情別緒和幽幽嘆息。而主體對人生短暫的感嘆當然也與仕途不遇的失意有關。可見蟋蟀詩的意象群熨貼在緊密交融的有機結構里，涵義廣泛、豐富、深邃，是唐詩達到高峰的一大表徵：

征客向輪台，幽閨寂不開。音書秋雁斷，機杼夜蛩催。

虛幌風吹葉，閑階露濕苔。自憐愁思影，常共月裴回。

《全唐詩》第 1105 頁，卷 106，鄭情《秋閨》

常時豈不別，此別異常情。南國初聞雁，中原未息兵。

暗蛩侵語歇，疏磬入吟清。曾聽無生說，辭師話此行。

《全唐詩》第 7836 頁，卷 679，崔涂《秋夜興上人別》

## 2.4 游子思鄉、征夫思婦之辭

### (1) 游子、征夫

永夜不可度，蛩吟秋雨滴。寂寞想章台，始嘆雲泥隔。

雷聲匪君車，猶時過我廬。電影匪君燭，猶能明我目。

如何瓊樹枝，夢里看不足。望望佳期阻，愁聲寒草綠。

《全唐詩》第 2609 頁，卷 236，錢起《離居夜雨奉寄李京兆》

<sup>22</sup> 《佩文韻賦》卷九十三下，四質，第 3635 頁。

<sup>23</sup> 魏凱、陰通三、石林，《中國文學古籍選介·詩經》，第 4 頁，《鵝羽》之《唐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sup>24</sup> 《全唐詩》第 7572 頁，卷 654，羅鄴《秋夕旅懷》

<sup>25</sup> 見本文第二章《個人悲情》第一節《悲秋的文化底蘊》

唐代文人游子產生的原因，一是求仕的人生選擇，二是統治者的專制迫害，三是長期的戰事徭役。這是封建社會專制政治制度的負面產物，構成了蟋蟀詩征夫思婦離情別緒以及思鄉思親情懷的內蘊，反映了唐代沉重真實的另一樁社會悲情。詩人在這些詩歌之中描繪了一個個癡男怨女的生動形象，抒發了夫妻離散的悲哀、親情割捨的沉痛和悠長深切的思念。比如：

門巷涼秋至，高梧一葉驚。間添衾簟爽，頓覺夢魂清。  
暗促蓮開艷，乍催蟬發聲。雨降炎氣減，竹引冷煙生。  
戍客添歸思，行人怯遠程。未逢征雁下，漸聽夜砧鳴。  
引翰思鱸興，班姬詠扇情。音塵兩難問，蛩砌月空明。

《全唐詩》第 8589 頁，卷 747，李中《新秋有感》

秋天是男女交媾陰陽交合之時，是一家團聚之刻：“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為期。良會詎几日，終日長相思。”<sup>26</sup> 但是因為戰爭、徭役乃至統治者的霸佔，很多青年男女好不容易盼到秋天，他們的美好愿望卻得不到實現，以致“男女失時”，于是又增添了一重傷心幽怨與苦思：

遠歸從此別，親愛失天涯。去國頻回首，方秋不在家。  
鳴蛩聞塞路，冷雁背龍沙。西次桑干曲，州中見荻花。

《全唐詩》第 6495 頁，卷 555，馬戴《別家后次飛狐西即事》

在目睹秋色蒼涼、肅殺、衰敗的景象時，羈旅漂泊、失意的蟋蟀詩人不禁生出極端複雜的悲秋之情，激起對溫情的強烈渴望。胸中的千愁萬緒、千言萬語、以及那“懸在馬首”的“歸心”，如條條江河融匯在“難堪無寐枕蛩聲”<sup>27</sup> 里：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几重。  
回云隨去雁，寒露滴鳴蛩。延頸遙天末，如聞故國鐘。

《全唐詩》第 2625 頁，卷 237，錢起《晚次宿預館》

<sup>26</sup> 《全唐詩》第 1238 頁，卷 125，王維《贈祖三詠·濟州官舍作》

<sup>27</sup> 《全唐詩》第 7718 頁，卷 670，秦韜玉《長安書懷》

游子們邊走邊唱著自己思鄉懷歸的心曲，同時常常設為婦人之詞，通過空閨獨守的思婦幽幽綿綿而又複雜的心靈傾訴彼此間的離愁別緒和人生感傷。

## (2) 思婦

思婦蟋蟀詩的時空背景仍離不開象征歲暮的秋容秋態。詩中與獨守空閨的思婦以及蟋蟀一起出現的場景是洞房、羅幕、閨房等。<sup>28</sup> 對風華正茂的思婦來說，嫁作征人妻，不得長相隨，只能在閨中朝期暮盼，望穿秋水。那分寂寞孤單的感覺，那種青春煎熬的滋味，是尤其難以忍受的。特別是衰颯淒清的秋夜降臨之際，更是“入夢無定姿”<sup>29</sup>。從這個意義上說，蟋蟀詩表現了深沉的悲哀和淒楚以及兩地相隔的牽腸掛肚、滿腔幽怨憂傷與生離的回憶，令人無限傷悲：

蟋蟀鳴洞房，梧桐落金井。為君裁舞衣，天寒剪刀冷。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全唐詩》第 385 頁，卷 27，雜曲歌辭《牆頭花》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樓頭桃李疏，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蛩聲入羅幕。

《全唐詩》第 1202 頁，卷 119，崔國輔《怨詞二首》之二

最後詩人感嘆人生在世，離愁多而歡會少，因此慨嘆人生無常，歡樂不盡，在生命如寄的嘆息中，生老病死的惶恐中，他們充分體悟到家庭幸福夫妻歡愛的無比珍貴：“未老霜繞鬢，非狂火燒心。……胡為不歸歟，坐使年病侵。……佳人負青天，尺素重於金。……三年不還家，萬里遺錦衾。夢魂無重阻，離憂因古今。……朝與名山期，夕宿楚水陰。……胡為不歸歟，淚下沾衣襟……”<sup>30</sup> 文人離愁別緒的歌詠，往往交融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從男女相思離別這一題材發展成人生短促盛年不再的內在感受，抒發了理想失落和享樂主義的世俗情懷，是文人士子個體人生觀念的一種詩意表達。<sup>31</sup>

<sup>28</sup> 《全唐詩》第 385 頁，卷 27，雜曲歌辭《牆頭花》：“蟋蟀鳴洞房”

《全唐詩》第 1202 頁，卷 119，崔國輔《怨詞二首》：“蛩聲入羅幕”

《全唐詩》第 1901 頁，卷 186，韋應物《擬古詩十二首》之六：“寒蛩悲洞房”

<sup>29</sup> 《全唐詩》第 6835 頁，卷 585，劉駕《寄遠》

<sup>30</sup> 《全唐詩》第 333 頁，卷 25，顧況。雜曲歌辭《游子吟》

<sup>31</sup> 參看本文第二章《個人悲情》

### 三 個人悲情

#### 3.1 悲秋意象的文化底蘊

在中國文學史上，感傷文學可以說是貫穿始終。《全唐詩》共有兩百多首蟋蟀詩（具體或表現為歌詠蛩、促織、蜻蛚），其中一百多首與秋有直接的關係（包括秋題蟋蟀詩），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即使沒有明顯表示“秋”的蟋蟀詩也離不開“悲”、“涼”、“寒”、“悽”、“衰”、“颯”、“殘”等諸如此類的意象內涵。

傷春悲秋是古典文學中表現得最多最豐富的情感，而蟋蟀詩人尤其偏愛悲秋這種情緒，因此與秋結下不解之緣。例如：“床下有蛩長信秋。背照翠帘新洒別，不挑紅燼正含愁。”<sup>32</sup>《後漢書·襄楷傳》：“布告鳴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金，蜉蝣出於陰。”<sup>33</sup>這些材料都表明蟋蟀與秋天的淵源極深。而開創悲秋先河的宋玉的《九辯》兩次歌詠到蟋蟀。<sup>34</sup>《全唐詩》蟋蟀詩表現這些傳統題材和意象既有繼承又有發展。<sup>35</sup>

詩歌是以高度凝煉的語言反映社會歷史文化的鏡子，折射著鮮明的文化色彩。不同民族詩歌當中反復出現的意象以其固定的形象構成一種原型意象，反映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及其文化心理，蘊含著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蟋蟀意象表徵的是漢民族文化中獨特的“悲秋情懷”或“悲秋情結”，是以漢民族對世界和人生的領悟方式為時空背景，以一種深藏在無意識深層中心理結構的基本模式為內在驅動，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抒情模式之一。悲秋現象自《詩經》發其端，吟出了繁如星漢的詩篇。那蒼涼慷慨、蕩氣迴腸的悲歌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上從未間斷過，淵源流長，內蘊豐厚，極具吸附力、影響力、情感張力、滲透力和震撼力，集中表現了中國古代文人自我價值不被現實肯定時所產生的一種特定情緒。同時，這種悲秋情結淵源于中國古代的陰陽哲學思想，陽代表春，陰代表秋，“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sup>36</sup>。悲秋作品導致了自然的人化，也造就了一代代欣賞悲秋作品的讀者。

<sup>32</sup> 《全唐詩》第7801頁，卷675，鄭穀《燈》

<sup>33</sup> 《佩文韻賦》卷九十三下。四質。第3635頁

<sup>34</sup>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

<sup>35</sup> 參看第31頁附錄（五）《61首悲秋蟋蟀詩》

<sup>36</sup> 《呂氏春秋·孝行覽·春時》。轉引自《也談中英詩歌中“蟋蟀”與“杜鵑鳥”的文化內涵》梁曉冬。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二期1997年

古人對秋的時間和生命的感悟不但習得于長期的農活經驗，而且也滲透了在農耕生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天人不二”的文化觀念。秋天本是中國古人生存需要與繁衍需要的時節，<sup>37</sup>人們盼望春天被征去服役的親人回來團聚，是無盡思念、擔憂親人的時刻，也常常是新征的無數人與親人生離死別的日子。思念之切、生離死別之痛、阻隔不通之恨凝結成如泣如訴的悲秋之嘆，所謂“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sup>38</sup>，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者也。例如：

天秋月又滿，城闕夜千重。還作江南會，翻疑夢里逢。

風枝驚暗鵲（鳴散鵲），露草覆寒蛩。

羈旅長（常）堪醉，相留畏曉鍾。

《全唐詩》第 3068 夜，卷 273，戴叔倫《客夜與古人偶集》

物候改秋節，炎涼此夕分。暗虫聲遍草，明月夜無云。

清迴檐外見，淒其籬下聞。感時兼惜別，羈思自紛紛。

《全唐詩》第 3453 夜，卷 303，劉商《賦得月下聞蛩送別》

人們觸境生情，感慨萬千，借蟋蟀這個“代言體”自然流溢，將羈旅他鄉、浪跡天涯的孤苦寂寞，貧仕失意的憂憤之怨，處境困窘和前途渺茫的無奈無望、登山臨水的送別之情<sup>39</sup>，以及時光匆匆，生命將盡的惶恐等人生悲情憂傷均寓于景，移于秋之葉落草枯、山川寂寞等肅殺的意境中，使秋染上一層悽惋哀傷之色，倍增其悲。而蟋蟀往往成為悲秋情結的主體之一，這是以物觀我，以我觀物、為情造文的結果。所以，蟋蟀詩中的自然之秋並不是純客觀的物候現象和農時季節，而蟋蟀意象也不僅是秋季到來的標誌，兩者不僅包含了豐富的時間意識，是蘊含凝重生死意味的文化原型和生命符號，充滿了生命短暫人生無常的哀嘆：

<sup>37</sup> 參看本文《游子思鄉，征夫思婦之辭》一節。

<sup>38</sup> 《禮記·樂記》，轉引自《中國文學“悲秋”主題探源》寇鵬程。商丘師專學報。第十五卷第一期 1999 年 2 月

<sup>39</sup> 見本文第一章《社會悲情》

白露下百草，蕭藍共調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  
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  
適時各所得，松柏不必貴。

《全唐詩》第 3771 夜，卷 336，韓愈《秋懷詩十一首》之二

月露發光彩，此時方見秋。夜涼金氣應，天靜火星流。  
蛩響偏依井，螢飛直過樓。相知盡白首，清景復追游。

《全唐詩》第 4045 夜，卷 385，劉禹錫《新秋對月寄樂天》

這種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蘊，經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積淀濃縮，成為千百代人共有的心理認識模式：“……數蛩思陰壁。落日空館中，歸心遠山碧。昔人多秋感，今人何異昔。”<sup>40</sup> 秋、悲跟蟋蟀幾乎成了同義詞，折射出古代人們的生活。《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為言愁，愁之以時察（殺），守義者也。”<sup>41</sup> 自然物候的特質確定了悲秋獨特的價值指向；悲秋者以自身對外界的觀照，在自然物候中達到對自身本質的肯定。這種巧妙的抒情方式不但給讀者強烈的共鳴，而且扣人心弦，感人極深。其中縮結了蟋蟀與悲秋者、自然與人類對生命的深沉思考以及對人生追求的無奈和無望。客觀的秋的季節特征和蟋蟀的形象特征跟中國古代文人的心態處境有著某種契合，因為自然界的邏輯運行規律跟人生的某些變化旋律協調一致，明沈顯《畫塵》說：“山于春如慶，于夏如競，于秋如病，于冬如定。”<sup>42</sup> 因此，葉落草枯比喻人生暮年、生命將終，由客觀物象表達主觀情懷和思想，取得主客觀統一的獨特藝術效果：

舍下蛩亂鳴，居然自蕭條。緬懷高秋興，忽枉清夜作。

<sup>40</sup> 《全唐詩》第 6676 頁，卷 571，賈島《感秋》

<sup>41</sup> 轉引自王世福、王曉玲《生命的感悟執著的追求》之《淺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現象》，青海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第一期第 23 頁，1998。

<sup>42</sup> 轉引自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之上編“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第 29 頁。

感物我心勞，涼風驚二毛。池枯菡萏死，月出梧桐高。

如何異鄉縣，復得交才彥。汨沒嗟后時，蹉跎恥相見。

《全唐詩》第 2197 頁，卷 211，高適《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見贈之作》

從週而復始的四時之秋的自然現象而言，秋天既有“最憐為瑞處，南畝稻苗肥”<sup>43</sup>，嘉禾熟饒、果實丰硕、景色宜人的繁榮的景象，又充塞著“木落蕭蕭，蛩鳴唧唧”<sup>44</sup>、“隔窗螢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sup>45</sup>等萬木凋零、生機衰敗的肅殺之氣。朱熹曰：“秋者，一歲之運盛極而衰，肅殺寒涼，陰氣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時……感事興懷，尤切悲嘆也。”<sup>46</sup>蟋蟀意象帶來了悲嘆人生的信號，在衰颯秋色氛圍的渲染中，確證詩人的失意命運和精神狀態：

遠客夜衣薄，厭眠待雞鳴。一床空月色，四壁秋蛩聲。

守淡遺眾俗，養\*可念餘生。方全君子拙，恥學小人明。

蚊蚋亦有時，羽毛各有成。如何騏驥跡，蹉跎未能行。

西北有平路，運來無相輕。（\*可→病字邊）

《全唐詩》第 4219 頁，卷 374，孟郊《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云》

這是詩人情感客觀化、物態化的特有形式。蟋蟀詩的意象多冷瑟、淒暗之類，又常常與夜晚、黃昏、殘照等意象相輔相成，“草間蛩響臨秋急，山里蟬聲薄暮悲”<sup>47</sup>，“蟋蟀何自知人愁。……寂寂江城無所聞，梧桐葉上偏蕭索”<sup>48</sup>，“惆悵增暮情，瀟湘復秋色。古山隔何處，落日羨歸翼”<sup>49</sup>，都可見出此意。在萬物蕭殺的秋色中，蟋蟀象征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失意詩人，帶著滿腔憤懣，充滿滄海桑田的喟嘆：“滄海空自流，白鷗不

<sup>43</sup> 《全唐詩》第 8589 頁，卷 747，李中《秋雨》

<sup>44</sup> 《全唐詩》第 331 頁，卷 25，僧貫休。雜曲歌辭《輕薄篇二首》之二

<sup>45</sup> 《全唐詩》第 3001 頁，卷 270，戎昱《客堂秋夕》

<sup>46</sup> 《楚辭集注》，轉引自王世福、王曉玲《生命的感悟執著的追求》之《淺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現象》。青海師範學報。社會科學。1998 年第一期第 22 頁

<sup>47</sup> 《全唐詩》第 1298 頁，卷 128，王維《早秋山中作》

<sup>48</sup> 《全唐詩》第 3001 頁，卷 270，戎昱《客堂秋夕》

<sup>49</sup> 《全唐詩》第 1537 頁，卷 149，劉長卿《桂陽西州晚泊古橋村主（住）人》

相識。輟棹徒沾臆……”<sup>50</sup> 在感嘆人生無常的同時心猶不甘但無奈地面臨生命斷滅：“芙蓉抵死怨珠露，蟋蟀苦口嫌金波。往事向人言不得，舊游臨老恨空多。”<sup>51</sup> 蟋蟀詩的悲秋情結和悲劇心理緊密熨貼在一起，形成了蟀多有秋，秋蟀必含悲，悲必言于秋蟀的詩學模式。<sup>52</sup>

此外，科舉考試是在秋天進行，故曰“秋試”<sup>53</sup>。為追求這個理想，人們付出了骨肉分離的代價。這種分離充滿了暫離或永別的未知數。古代處死犯人的時間也常在秋天，掌管刑罰的司寇古代或稱之為“秋官”，因此秋天又是統治者大發淫威、陰風慘慘的季節，怎不令芸芸人生哀傷不已！古代各部落、國家為爭地奪人發動的戰爭多在秋天，故又有“以秋治兵”和“沙場秋點兵”之說。所以秋天承載的不止是廣大勞動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痛苦，而且還有世態炎涼、歲月蹉跎、人生苦澀的悲悽。而蟋蟀詩與秋天兩種意象的融匯運用，承載了中國文化對個體生命在大自然中的意義及其生老病死的深邃社會人生底蘊。

蟋蟀在中國詩歌中大放悲歌，與悲秋情結一起，形成了漢民族文化中兩種典型的悲情象征，傾訴了個體生命大慟巨怖的生死之情。這是個體生命對死亡意識的知覺化，是死亡情緒的外在化乃至死亡的一種隱喻。秋蟀引發了詩人對時間的驚覺，喚起了多愁善感的詩人對人生的蒼涼感悟，激發了人生幾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sup>54</sup>的感慨，匯聚了究之彌深的生命悲惋淒切之情，逗引出強烈的生命感動和沉重的人生感懷。在觸秋生悲、落葉傷懷、感秋嘆老、美人遲暮的悲秋情結之下，“床生半夜秋”<sup>55</sup>的蟋蟀凸顯的是悲悽的個體生命主體：“誰教子事相催逼，未到青雲擬白頭”<sup>56</sup>。正如貝克爾所說：“在所有動人心弦的事情中，對死的恐懼是首當其衝的。”<sup>57</sup> 蟋蟀在中國古代詩歌創作中的角色，就是充當悲秋意象的生物代表：“蟋蟀已秋思，蕙蘭仍碧滋。蹉跎獻賦客，嘆息此良時。日夕云台下，商歌空自悲。”<sup>58</sup>它所背負的是承載著巨大沉痛、真真切切、令人心碎社會人

<sup>50</sup> 《全唐詩》第 1537 頁，卷 149，劉長卿《桂陽西州晚泊古橋村主（住）人》

<sup>51</sup> 《全唐詩》第 7652 頁，卷 663，羅隱《官池秋夕》

<sup>52</sup> 見本文附錄《悲秋蟋蟀詩句表》

<sup>53</sup> 《唐代研究論集》中華書局，第四輯，國立編譯館主編，中國唐代協會編，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從夢遊錄看唐代文人遷官的最優途徑。孫國棟一一九》

<sup>54</sup> 《論語·子罕第九》

<sup>55</sup> 《全唐詩》第 7658 頁，卷 663，羅隱《感懷》

<sup>56</sup> 《全唐詩》第 7658 頁，卷 663，羅隱《感懷》

<sup>57</sup> 《反抗死亡》貝克爾，第 25 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sup>58</sup> 《全唐詩》第 2670 頁，卷 239，錢起《秋館言懷》



生的多事之秋：“世途多事，泣向秋日。”<sup>59</sup> 它帶給人們悲泣哀傷，使詩人乃至讀者的感情浸泡在“冷光孤恨兩悠悠”<sup>60</sup> 的愁山恨海之中：

葉滿階杵滿城，此中多恨恨難平。  
疏檐看織蠟蛸網，暗隙愁聽蟋蟀聲。  
醉臥欲拋羈客思，夢歸偏動故鄉情。  
覺來獨步長廊下，半夜西風吹月明。

《全唐詩》第 7980 頁，卷 688，裴贄《秋夕寓居精舍書事》

### 3.2 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和探討

蟋蟀與秋頻頻呈現為情境相投的表現方式：“聞蛩教我獨驚秋。”<sup>61</sup>。前者對應了生命短暫、渺小無奈，構成生靈的象征；後者是生命將近終結的自然對應。兩者比照，影射出生命個體在無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下的無奈，凸現了死亡力量的無比強大以及人世生命的渺小，——無論是生命個體或是群體，在死亡面前都不堪一擊。這便構成了蟋蟀詩的吊古悲亡的抒情模式，同時也是蟋蟀詩最根本的抒情動機、情感定勢、詩學風格以及對生命悲情恰當的審美感受和抒寫方式：

芳歲不我與，颯然涼風生。繁華掃地歇，蟋蟀充堂鳴。  
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  
田豎鞭髑髏，村童掃精靈。精靈無奈何，象設安所榮。  
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 ..  
冥漠生變故，悽涼結幽明。悲端豈自我，外物紛相縈。... ..

<sup>59</sup> 《全唐詩》第 331 頁，卷 25，僧貫休。雜曲歌辭《輕薄篇二首》之二

<sup>60</sup> 《全唐詩》第 7801 頁，卷 675，鄭穀《燈》

<sup>61</sup> 《全唐詩》第 9362 頁，卷 823，應物《贈識古法師》

倚樓臨綠水，一望解傷情。

《全唐詩》第 8882 頁，卷 776，顏胄《適思》

蟋蟀詩在反映歷史盛衰的抒寫中，使秋的生死悲情瀰漫于懷古傷逝的情愫中。面對生命的殘跡留痕，先前勃發的生命已化為塵土，而繁華的人世、強盛的江山也不可避免地為衰老和死亡否定，只剩下淒風衰草，斷壁殘垣：

階砌亂蛩鳴，庭柯煙露清。月中鄰樂響，樓上遠山明。

珍簟涼風著，瑤琴寄恨生。嵇君懶書札，底物慰秋情。

《全唐詩》第 9151 頁，卷 804，魚玄機《寄飛卿》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sup>62</sup> 不管十年、百年、三十餘萬年、為道為無道、為仁聖為凶愚、為堯舜為盜蹠，都不能免于一死，不過是遲速之間而已。死則都化為腐骨並且消滅。因此死亡是對生命的否定，是唯一可與存在並稱的話題。它時時纏繞著詩人心性的情結，是他們揮之不去、抑之難平的人生長恨<sup>63</sup>。自伏羲以來，人類對生命的消滅就有著無名的恐懼、憎恨、憂患、惶恐、困惑和焦慮，因為人類意識到死后身名皆空，形神具滅，因此總的說來，“人們都是悅生惡死，……對死是不能‘達’的”<sup>64</sup>。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生命意識，是由人生短促的傷悲混合長生不老的愿望以及追求享樂的思想形成的。它作為人生的基本意識，自遠古就已經存在。古代神話傳說中有后羿向西王母求不死藥的故事；《詩經·唐風·蟋蟀》說人生短促、須“及時行樂”。人類對於“虛擲”的、倏忽逝去的“歲華”<sup>65</sup>感到無比惋惜，無比珍惜和留戀現世生活。而人生走向終結的必經之路或中介過程往往是“病”，所謂“真病無藥醫”。蟋蟀詩表現貧窘詩人的病象，所傳達的往往是生命終結將近的信息。例如：

<sup>62</sup> 轉引自王瑤，《中國古文學史論》第 143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sup>63</sup> 周吉本，《“悲秋”的解讀》—古典詩詞悲秋現象的一種透視，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總第 65 期，2000。

<sup>64</sup>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第 140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sup>65</sup> 《全唐詩》第 6676 頁，卷 571，賈島《感秋》

(1) 《全唐詩》第 1238 頁，卷 125，王維《贈祖三詠，濟州官舍作》：“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

(2) 《全唐詩》第 3989 頁，卷 355，劉禹錫《臥病聞常山》：“寂寂重寂寂，病夫臥秋齋。夜蛩思幽壁，槁葉鳴空階。”

(3) 《全唐詩》第 4743 頁，卷 429，白居易《東坡秋意寄元八》：“秋荷病葉上，白露大如珠。……啼蛩隱紅蓼，瘦馬踏青蕪”。

(4) 《全唐詩》第 6530 頁，卷 558，薛能《雕堂》：“丈室久多病，…鳴蛩孤燭雨，啁雀一籬秋。……”。

(5) 《全唐詩》第 8009 頁，卷 691，杜荀鶴《秋日懷九華舊居》：“涼生中夜雨，病起故山心。……”。

(6) 《全唐詩》第 8614 頁，卷 749，李中《晉陵罷任寓居依韻和陳銳秀才見寄》：“臥棄琴書公開病。…當秋每謝蛩清耳。……”。

由此可見，社會悲情觸發和加深了個人悲情，或者說個人悲情的根源就在於社會悲情。“春恨復秋悲，秋悲難到時。每逢明月夜，長起故山思。巷僻行吟遠，蛩多獨臥遲”<sup>66</sup>，遭受不公的悲憤吶喊、對富庶繁華世俗生活的留戀，更讓詩人感到生命苦短、時光倏忽，更使他們產生人生如寄的感懷和離愁別緒的歌吟：“繞壁暗蛩無限思，戀巢寒燕未能歸。須知流輩年年失，莫嘆衰容日日非。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sup>67</sup> 為實現自身存在的社會價值而汲汲追求功名利祿士子，經過心志難舒的切身體驗，終於醒悟到人生無常而生命可貴。經受了困頓落魄的精神折磨之后，他們終於意識到功名利祿的獲得，要以個體人格的壓抑乃至青春生命的煎熬為代價。付出過很大犧牲，最終還是恍若一夢，這就造成了物我之間的巨大矛盾衝突。蟋蟀詩人面對的是追求生命長度和密度的幻滅：“鄉魂坐中去，倚壁身如死。求名為骨肉，骨肉萬餘里。富貴在何時，離別今如此。”<sup>68</sup>

生命短暫的完整概念匯聚成人生無常的深沉慨嘆，詩人在惋惜自身才氣的同時不停地嘆息著時光的流逝：“長貌隨年改，衰情與物同。”<sup>69</sup> 詩人從蟋蟀和秋的文化底蘊中不但找

<sup>66</sup> 《全唐詩》第 7383 頁，卷 639，張喬《秋夕》

<sup>67</sup> 《全唐詩》第 5232 頁，卷 458，白居易《感秋詠意》

<sup>68</sup> 《全唐詩》第 6840 頁，卷 585，劉駕《秋夕》

<sup>69</sup> 《全唐詩》第 5034 頁，卷 446，白居易《秋晚》

到了內在生死情結與外在秋景相融的契合點，而且痛徹地意識到人跟自然的差異：秋去可以再來，而直線形走向終結的生命則一去而不返。

總結起來說，唐朝蟋蟀詩是詩人情感的產物或說心靈的投影，是歌者心底永存不涸的辛酸淚水，表現了中下層文人士子的個體生命意識和世俗情懷，演繹了一曲曲感傷社會人生的放歌，凝結了士階層特殊的形象、感情和文化心理，並且以淒涼悲哀的意境，折射出社會現實的本質；它們是詩人對生死悲歡以及人生悲劇的感悟，是詩人對生命及個體更深的認知。

## 四 歌吟的美學

中國詩歌特長是重內心體驗和整體把握，蟋蟀詩的“立象”毫無疑問是為了“盡意”，其意象群是有機的整體、完美的組合，乃詩人精心捕捉、精心打造而成。中國詩常常借蘭以示高潔，借柳以示惜別，而借蟋蟀則以表窮厄不平；蟋蟀詩的意象群將唐代文人的心境、情志、理想、趣味等心理活動凝固其中，由此產生一種“言外旨”、“象外象”、“味外味”，供讀者吟誦、欣賞、把玩，以引起共鳴。<sup>70</sup> 詩人有時利用時光和聲音等方面的意境，使詩歌具有卓絕的藝術魅力。

### 4.1 物件和處所

王瑤先生說：“語言用喻，其始極古，……其有不易為對方所了解之處，乃利用彼所熟悉之同類事物以明之，即為喻矣。”<sup>71</sup> 蟋蟀所處的空間是舍、階、除、砌、野、叢等，可以反映出詩人的社會地位：蟋蟀在野，常常可以使人想起田間勞動者，比如《詩經·豳風·七月》所寫。蟋蟀跟窗兩種意象組合，則常常可以使人聯想到寒酸的儒仕：“蛩餘窗下月，草濕階前露。”<sup>72</sup> 蟋蟀與砧、杵、枕、燈等意象組合，砧、杵每每傳達窘迫中的生產活動以及淒涼的家庭生活，例如“清砧響未休”<sup>73</sup>、“那堪正砧杵，幽思想寒衣”<sup>74</sup>

<sup>70</sup> 《意象—意境—詩歌藝術魅力之所在》羊玉祥。川北教育學院學報。第十卷第二期 2000 年五月第一頁。

<sup>71</sup> 《中古文學史論。附錄。說喻》王瑤。P.348，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sup>72</sup> 《全唐詩》第 3318 頁，卷 292，司空曙《晚思》

<sup>73</sup> 《全唐詩》第 5778 頁，卷 504，鄭巢《秋思》

<sup>74</sup> 《全唐詩》第 5848 頁，卷 510，張祜《晚秋江上作》

等；而燈和枕則每每凸顯夜間獨處不寐的失意詩人，例如“夜蛩偏傍枕”<sup>75</sup>、“寒蛩傍枕響”<sup>76</sup>、“可堪無寐枕蛩聲”<sup>77</sup>等等。

與蟋蟀相伴出現的最典型的昆蟲，除螢火蟲等外就是蠨蛸<sup>78</sup>。兩種昆蟲相輔相成的形象呈現出極為荒涼淒寒的景象。“前除”<sup>79</sup>上的蟋蟀與“虛牖”上的“蠨蛸”更凸顯了“歲晏涼風”的蕭颯氛圍。而“新秋入破宅，……戶牖深如窟，詩書亂似巢。移床警蟋蟀，拂匣動蠨蛸”<sup>80</sup>等詩歌的意境，淋漓盡致地渲染了悲涼的氛圍，把詩人孤獨的生涯藝術地呈現給讀者，表現出極度蒼涼的詩風以及極高的藝術造詣。

以上諸伴隨物的出現，使蟋蟀詩具有餘音繞樑、意味無窮的藝術效果，達到了物我相融、情境相生美妙境界。外境的淒寂增加了內心的愁苦，而內心愁苦的人則更覺得外界淒寂。蟋蟀詩人每每借外境抒發內心之情，以免徑露而減少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悲秋情結”則貫穿在這情境交融的藝術境界中。

## 4.2 蛩鳴聲

寬泛的說，蟋蟀在詩歌中的形象與鳴聲是一種取喻。而蟋蟀的兩個別名即“促織”和“蛩”又各具特殊的涵義：前者類似布穀鳥，人們認為布穀鳥用其叫聲催促農民快快播種，而促織則用其鳴聲催促農婦加速紡織，隱隱反映出階級社會統治者與平民百姓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以及浓浓的古代農桑文化場景氛圍。

其次，諧音文化是漢字獨有之文化內涵，引申出了漢語使用者的諧音思維，蟋蟀詩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了蘊涵其中的藝術魅力。例如：蟋蟀的別名“蛩”與“窮”諧音，“蛩鳴”有時就是“窮鳴”，子曰“富而有禮易，窮而無怨難。”顯然蛩的意象往往跟朱門香閣絕緣，凸現了詩歌主體乃壯志未遂之窮厄仕人。其中有的詩人不但以“蛩”指代“窮厄”的詩人，還把羈旅中的詩人比做“思故櫪的疲馬，思故巢的迷禽”<sup>81</sup>，這尤其耐人尋味。在沉郁淒楚的畫境中，細緻入微地把視覺和聽覺形象跟心靈的互動反應發揮盡至，利

<sup>75</sup> 《全唐詩》第 1486 頁，卷 147，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八元》

<sup>76</sup> 《全唐詩》第 7109 頁，卷 612，皮日休《秋晚留題魯望郊居二首》之一

<sup>77</sup> 《全唐詩》第 7718 頁，卷 670，秦韜玉《長安書懷》

<sup>78</sup> 《全唐詩》第 1238 頁，卷 125，王維《贈祖三詠。濟州官舍作》：“蠨蛸 挂虛牖蟋蟀鳴前除”

《全唐詩》第 7112 頁，卷 612，皮日休《新秋言懷寄魯望三十韻》：“移床警蟋蟀，拂匣動蠨蛸”

<sup>79</sup> 《全唐詩》第 1238 頁，卷 125，王維《贈祖三詠。濟州官舍作》

<sup>80</sup> 《全唐詩》第 7112 頁，卷 612，皮日休《新秋言懷寄魯望三十韻》

<sup>81</sup> 《全唐詩》第 333 頁，卷 25，顧況。雜曲歌辭《游子吟》

用客觀事物之間的種種相關性，巧妙地完成語言上的藝術“換名”，足可見出唐代詩人極高的藝術造詣。

蛩鳴的內涵常常是“窮困人不平之鳴”，是“怨鳴”也是“悲鳴”。蟋蟀詩人建功立業理想幻滅，在貶謫生涯中只能與蟋蟀相伴，這種悲劇命運給他們造成嚴重的精神創傷。蛩鳴把主體對社會現實的憤慨、不滿、不平激發出來，使主體無法按捺那百般辛酸傷感的湧現。在寂寂寒冷的秋夜時分，蛩鳴響徹曠野，對獨處不寐的失意詩人的感官刺激是何等巨大！漫漫長夜中的蛩鳴，生動地凸顯出滿腹蒼涼無奈的孤獨困厄的詩人。

當生老病死的過程接近終點時，長期的坎坷，時光倏忽流逝，報國無門，時不我待，國仇家恨與自身失意融匯成蘊藉蒼涼的不平之鳴，借蛩鳴聲發諸吟詠：“窗燈欲滅夜愁生，螢火飛來促織鳴。宿客几回眠又起，一溪秋水枕邊聲。”<sup>82</sup>

在遣詞用字方面，詩人常常用各種不同的動詞反映不同程度的心靈感受。且看“促織燈下吟”<sup>83</sup>和上引“螢火飛來促織鳴”兩例，前者表現為婉約的詩風，含蓄抒發情懷，後者則是洶湧澎湃的情感宣洩，是極度抑制下噴薄而出的憤世嫉俗之情，一聲聲的蛩鳴便是詩人一聲聲的吶喊。

窮者不平要鳴，有怨要鳴，鳴有為己、為人、為國之分。鳴的目的不在於單純的情感宣洩，而常常在於引起當權者的注意，以期改變現實，但是地位低微的“蛩鳴”或“窮鳴”往往達不到這個目的，沒有能力改變現實。“紙扇搖風力甚卑，苦熱恨無行腳處。微涼喜到立秋時。竹軒靜看蜘蛛挂，莎徑閑聽蟋蟀移”<sup>84</sup>，於是便無奈地轉向低吟、咽、啼、唱等。例如：

- (1) “草間蛩響臨秋急”。（《全唐詩》第 1298 頁，卷 128，王維《早秋山中作》）。
- (2) “莫度清秋吟蟋蟀”。（《全唐詩》第 2544 頁，卷 231，杜甫《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 (3) “啼蛩隱紅蓼…俱是暮秋初”。（《全唐詩》第 4742 頁，卷 429，白居易《東坡/陂秋意寄元八》）
- (4) “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全唐詩》第 6057 頁，卷 524，杜牧《寢夜》）

<sup>82</sup> 《全唐詩》第 5967 頁，卷 518，庸陶《宿石門山居》

<sup>83</sup> 《全唐詩》第 6840 頁，卷 585，劉駕《秋夕》

<sup>84</sup> 《全唐詩》第 9633 頁，卷 846，齊己《城中晚夏思山》

這種詩歌意象的演化和延續在宋詩宋詞中有所表現。例如姜夔的詠物詞《齊天樂》詠蟋蟀的鳴聲，全詞充溢著“一聲聲更苦的”的“哀音”，滲透著詞人對淒涼身世的感受。

<sup>85</sup> 北宋名將岳飛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已三更……”，表達了強烈的不平，蛩鳴聲是控訴，是哀告，也是號泣。

蛩鳴聲喊出了詩人在人世中俯仰浮沉的蒼茫和不平：“鄉思欺/撩人撥不平”<sup>86</sup>。詩人不甘於跟蛩在荒野中共度歲月，所以鳴，所以啼。“蛩啼”蘊涵的其實就是“人啼”。<sup>87</sup>

在唐代詩人筆下，蛩鳴使詩人想象的翅膀擺脫現實的束縛而高飛，兼有深邃的內涵、極高的藝術價值以及巨大的感染力，鳴聲將原本平面的意境立體化，更深層地滲入讀者的心靈。

## 五 結 語

秋蟀詩的抒情模式凸現了一種文化傳統。它從被創造出來，就一代代傳至後世，不為堯存也不為桀亡，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特別是其文學發展的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蟋蟀詩是詩人整個生命的寫照，詩人把壯懷和理想終成夢幻的無奈通過秋色的自然氛圍反映出來，表現了他們的胸懷和追求。這不僅是歷史事實的經驗寫照，而且包含了社會現實的某種普遍性和哲理性，很值得我們用心去諦聽。只有用歷史的觀點進行理性的思考，用寬廣的胸懷、細膩的情感和深邃的眼光，才能領會其中奧妙。蟋蟀詩是唐代文人心靈世界的凝聚物，反映了他們的心路歷程。通過蟋蟀詩悲秋傳統文化思維，可以透視那個時代的風雨，領略詩人跋涉的身影，洞悉當時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

## 参考文献

### 1. 參考資料书目

- [1] 池萬興、劉懷榮《夢逝難尋·唐代文人心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 《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 褚斌杰，《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66。

<sup>85</sup> 袁行霈、莫礪鋒、黃天驥《中國文學史》，第三卷，第17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sup>86</sup> 《全唐詩》第7718頁，卷670，秦韜玉《長安書懷》

<sup>87</sup> 見本文第14頁《個人悲情》。

- [4] 褚斌杰,《詩經全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 [5] 傅道彬、陳永宏,《歌者的悲歡--唐代詩人的心路歷程》,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1。
- [6] 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 [7] 劉敏中,《文化學學、文化學及文化觀念》1978—1998 中國學術前沿性論題文存,龍江學人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
- [8] 羅時進,《唐詩演進論》,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9] 《佩文韻賦》卷九十三下,四質,第 3635 頁。
- [10] 錢鍾書,《管錘編》中華書局,1979。
- [11] 《全唐詩》精裝本十五卷,中華書局, 1999 年。
- [12] 清·張玉穀著《古詩賞析》,許逸民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3] 《唐詩鑑賞辭典》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撰寫,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
- [14] 王瑤著《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15] 魏凱、陰通三、石林,《中國文學古籍選介·詩經》,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 [16] 楊樹增、陳桐生、王傳飛,《中國古代文人心靈史叢書》,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 [17] 袁行霈主編、袁行霈與羅宗強本卷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18] 袁行霈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19] 詹福瑞主編《盛世悲音·漢代文人的生命感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 [20] 鄭大華主編,《文化與社會的進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

## 2. 期刊參考資料目錄

- [1] 寇鵬程,《中國文學“悲秋”主題探源》,商丘師專學報,第十五卷第一期 1999 年 2 月。
- [2] 李中華、唐磊,《唐代貶官制度與不平之鳴》試論開明專制下的文人遭遇與心聲,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三期。
- [3] 梁曉冬,《也談中英詩歌中“蟋蟀”與“杜鵑鳥”的文化內涵》,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二期,1997 年。
- [4] 王世福、王曉玲《生命的感悟執著的追求》之“淺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現象”,青海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第一期,1998。
- [5] 楊春艷《淺論唐詩色彩描寫的常用技法》,山西財經大學基礎部,山西,太原 030006,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卷,第 4 期 2000 年 11 月。
- [6] 張群,《生命的感嘆與思索》之《曹風。蟋蟀》、《唐風。蟋蟀》意旨探微,湖北大學人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62,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第三卷第三期,2001 年,9 月。
- [7] 周吉本,《“悲秋”的解讀》,古典詩詞悲秋現象的一種透視,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總第 65 期,2000 年。

## 3. 注釋里的蟋蟀詩

- [1] 《全唐詩》第 331 頁,卷 25,僧貫休。雜曲歌辭《輕薄篇二首》之二
- [2] 《全唐詩》第 333 頁,卷 25,顧況。雜曲歌辭《游子吟》
- [3] 《全唐詩》第 385 頁,卷 27,雜曲歌辭《牆頭花》
- [4] 《全唐詩》第 1202 頁,卷 119,崔國輔《怨詞二首》
- [5] 《全唐詩》第 1238 頁,卷 125,王維《贈祖三詠。濟州官舍作》
- [6] 《全唐詩》第 1298 頁,卷 128,王維《早秋山中作》
- [7] 《全唐詩》第 1486 頁,卷 147,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八元》
- [8] 《全唐詩》第 1537 頁,卷 149,劉長卿《桂陽西州晚泊古橋村主(住)人》
- [9] 《全唐詩》第 1901 頁,卷 186,韋應物《擬古詩十二首》之六
- [10] 《全唐詩》第 2197 頁,卷 211,高適《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見贈之作》



- [11] 《全唐詩》第 2544 頁，卷 231，杜甫《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12] 《全唐詩》第 2670 頁，卷 239，錢起《秋館言懷》  
[13] 《全唐詩》第 3001 頁，卷 270，戎昱《客堂秋夕》  
[14] 《全唐詩》第 3318 頁，卷 292，司空曙《晚思》  
[15] 《全唐詩》第 3989 頁，卷 355，劉禹錫《臥病聞常山》  
[16] 《全唐詩》第 4743 頁，卷 429，白居易《東坡秋意寄元八》  
[17] 《全唐詩》第 5034 頁，卷 446，白居易《秋晚》  
[18] 《全唐詩》第 5232 頁，卷 458，白居易《感秋詠意》  
[19] 《全唐詩》第 5778 頁，卷 504，鄭巢《秋思》  
[20] 《全唐詩》第 5848 頁，卷 510，張祜《晚秋江上作》  
[21] 《全唐詩》第 5967 頁，卷 518，庸陶《宿石門山居》  
[22] 《全唐詩》第 6835 頁，卷 585，劉駕《寄遠》  
[23] 《全唐詩》第 6530 頁，卷 558，薛能《雕堂》  
[24] 《全唐詩》第 6676 頁，卷 571，賈島《感秋》  
[25] 《全唐詩》第 6736 頁，卷 574，賈島《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26] 《全唐詩》第 6840 頁，卷 585，劉駕《秋夕》  
[27] 《全唐詩》第 7029 頁，卷 603，許棠《送（友）人游蜀》  
[28] 《全唐詩》第 7109 頁，卷 612，皮日休《秋晚留題魯望郊居二首》之一  
[29] 《全唐詩》第 7112 頁，卷 612，皮日休《新秋言懷寄魯望三十韻》  
[30] 《全唐詩》第 7234 頁，卷 626，陸龜夢《早秋吳體寄襲美》  
[31] 《全唐詩》第 7383 頁，卷 639，張喬《秋夕》  
[32] 《全唐詩》第 7572 頁，卷 654，羅鄴《秋夕旅懷》  
[33] 《全唐詩》第 7658 頁，卷 663，羅隱《感懷》  
[34] 《全唐詩》第 7718 頁，卷 670，秦韜玉《長安書懷》  
[35] 《全唐詩》第 7801 頁，卷 675，鄭穀《燈》  
[36] 《全唐詩》第 8009 頁，卷 691，杜荀鶴《秋日懷九華舊居》  
[37] 《全唐詩》第 8158 頁，卷 702，張蠙《和友人許裳題宣平里古藤》  
[38] 《全唐詩》第 8589 頁，卷 747，李中《秋雨》  
[39] 《全唐詩》第 8614 頁，卷 749，李中《晉陵罷任寓居依韻和陳銳秀才見寄》  
[40] 《全唐詩》第 8882 頁，卷 776，顏胄《適思》  
[41] 《全唐詩》第 9362 頁，卷 823，應物《贈識古法師》  
[42] 《全唐詩》第 9633 頁，卷 846，齊己《城中晚夏思山》

#### 4. 正文里的蟋蟀詩

- [1] 《全唐詩》第 385 頁，卷 27，雜曲歌辭《牆頭花》  
[2] 《全唐詩》第 1105 頁，卷 106，鄭情《秋閨》  
[3] 《全唐詩》第 1202 頁，卷 119，崔國輔《怨詞二首》之二  
[4] 《全唐詩》第 1486 頁，卷 147，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  
[5] 《全唐詩》第 2197 頁，卷 211，高適《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見贈之作》  
[6] 《全唐詩》第 2609 頁，卷 236，錢起《離居夜雨奉寄李京兆》  
[7] 《全唐詩》第 2625 頁，卷 237，錢起《晚次宿預館》  
[8] 《全唐詩》第 3068 夜，卷 273，戴叔倫《客夜與古人偶集》  
[9] 《全唐詩》第 3453 夜，卷 303，劉商《賦得月下聞蛩送別》  
[10] 《全唐詩》第 3771 夜，卷 336，韓愈《秋懷詩十一首》之二  
[11] 《全唐詩》第 4045 夜，卷 385，劉禹錫《新秋對月寄樂天》  
[12] 《全唐詩》第 4219 頁，卷 374，孟郊《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云》  
[13] 《全唐詩》第 5778 頁，卷 504，鄭巢《秋思》

- 
- [14] 《全唐詩》第 6495 頁，卷 555，馬戴《別家后次飛狐西即事》  
[15] 《全唐詩》第 6890 頁，卷 589，李頻《郊居寄友人》  
[16] 《全唐詩》第 7007 頁，卷 601，李昌符《秋夜作》  
[17] 《全唐詩》第 7442 頁，卷 645，李咸用《秋夕》  
[18] 《全唐詩》第 7658 頁，卷 663，羅隱《感懷》  
[19] 《全唐詩》第 7836 頁，卷 679，崔塗《秋夜興上人別》  
[20] 《全唐詩》第 7980 頁，卷 688，裴贇《秋夕寓居精舍書事》  
[21] 《全唐詩》第 8009 頁，卷 691，杜荀鶴《秋日懷九華舊居》  
[22] 《全唐詩》第 8542 頁，卷 743，沈彬《秋日》  
[23] 《全唐詩》第 8589 頁，卷 747，李中《新秋有感》  
[24] 《全唐詩》第 8592 頁，卷 747，李中《秋夕書懷》  
[25] 《全唐詩》第 8595 頁，卷 747，李中《秋夕書事寄友人》  
[26] 《全唐詩》第 8882 頁，卷 776，顏胄《適思》  
[27] 《全唐詩》第 9151 頁，卷 804，魚玄機《寄飛卿》

### **Biografi (作者簡介)**

Name : Dr. Soen Ailing (孙爱玲)  
Country : Indonesia (印尼)  
University : Universitas Darma Persada-YPH2I (博修达大学汉涵学府)  
Hp : +628119783048  
Email : ailingsoen@yahoo.com.sg